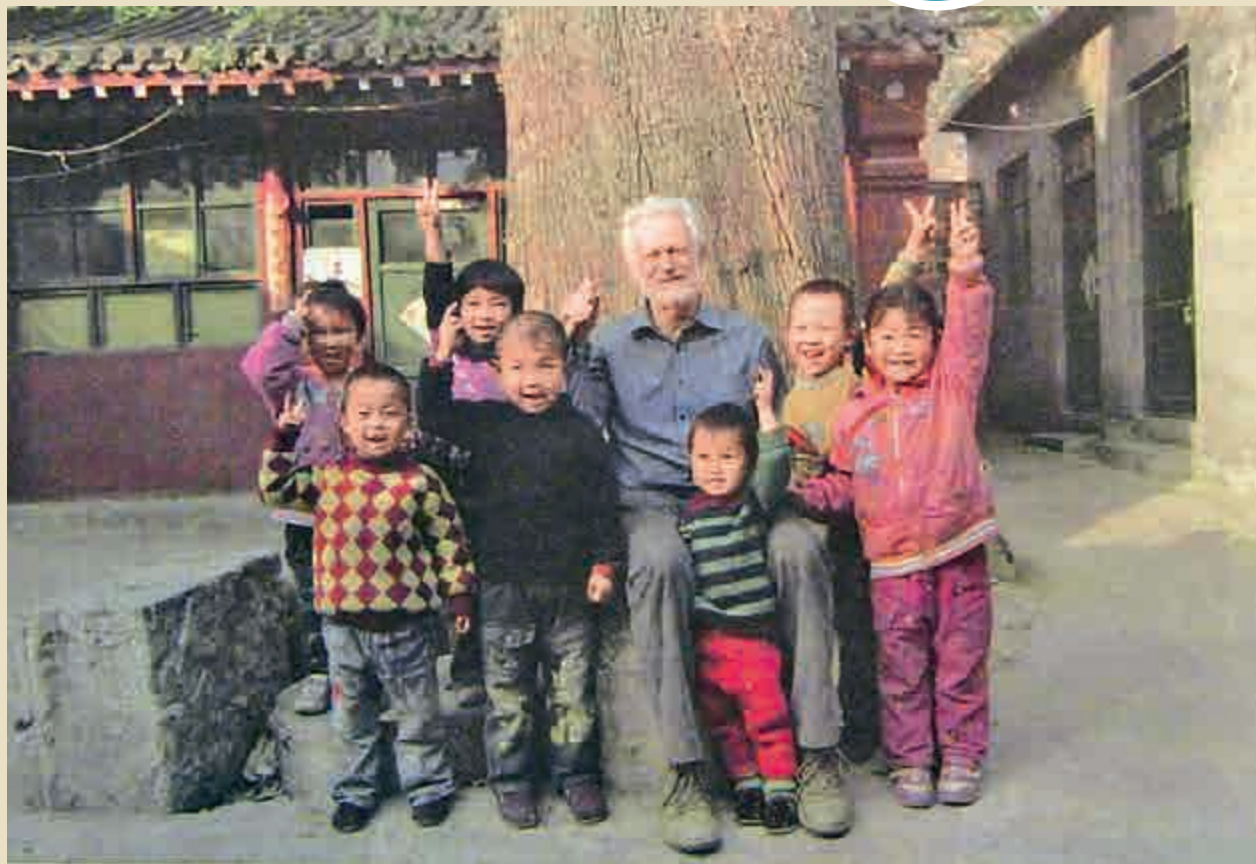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榮大偉（後排坐者）與中國兒童在一起



▲毛澤東主席披上「毛斗篷」



▲「毛斗篷」借展交接儀式

跨越赤道的彩虹

——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紀實

何雁

三月，地球南端的新西蘭，正值秋天。廣袤原野，牛羊成群點綴其間；清澈海灣，漂浮一片白帆；碧藍天空，鳥群發出雄渾鳴叫……

地球北端的中國，卻是初春，樹木抽出新綠。今年三月二十日下午，天空飄起小雨，榮大偉（Dave Bromwich）與我在北京飯店飲茶。兩天前，他抵達北京，為籌備新西蘭友人路易·艾黎（Rewi Alley）紀念會而來。

紐中友好歷史

榮大偉，現任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（紐中友協，New Zealand China Friendship Society），全國總會長。新西蘭人的淳樸，在榮大偉身上，彷彿表現得更為突出。別人的好處，他會記得，並總想回報。這一點，令我感動。

這個年逾六旬的新西蘭人，何時與中國結緣？「我喜歡中國。或許，我上輩子也是中國人吧！」榮大偉半玩笑、半嚴肅地說出這句話，呵呵地笑個不停，把我也逗樂了！

原來，榮大偉父母是英國人，於一九五一年移居新西蘭。次年，榮大偉出生。七歲時，他第一次見到中國物品，感到十分新奇。中國，像一塊磁鐵吸引着他！他憶起，偕妻女第一次訪華，是在一九九一年。全家赴中國各地旅遊，度過四年美好時光。其間，他還在連雲港教授一年英語。

返回新西蘭後，一九九七年，榮大偉投身紐中友好事業，成爲一名甘於奉獻的志願者。二〇〇〇年，他擔任紐中友協全國執行委員。兩年後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貧困地區發展項目，頻繁往來甘肅、廣西、貴州等地，至今已訪華三十七次。

紐中友協於一九五二年，在奧克蘭（Auckland）成立。創立之初，協會主要目標是通過人民友誼，推動新西蘭政府承認新中國。當時，新西蘭人受冷戰思維影響，普遍視中國爲潛在威脅。中國被描繪成「囚籠」，一旦脫困，將向南傳播社會主義。這使協會開展工作十分困難。

「新西蘭之子」路易·艾黎，是紐中友協開創者。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，他發起中國工業合作運動（Gung Ho），在大後方建立兩千家合作社，生產數十種民用及軍需品，成爲失業工人與難民生產自救、援助抗戰的一支獨特力量。

艾黎定居北京，寫信指出：「對於援助，中國現在沒有比開展和平與友好活動更爲重要。」「海外朋友幫助中國人民最好方式，就是努力維持與發展友誼。」「我很榮幸與你們保持聯繫，提供力所能及的任何幫助。」

白書玲（Shirley Barton）是艾黎信賴的人。一九四七年，新西蘭海外救濟總署（CORSO）招募人員，赴華支援工合運動，她報名前往。在山丹培黎學校，艾黎與學生們艱苦奮鬥精神，使她深受感染。之後，她又赴上海，在宋慶齡領導的工合國際委員會工作。

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，經她之手，向山丹培黎學校提供款項達一萬英鎊。艾黎總是說：多虧白書玲，學校才得以渡過難關，堅持到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接

管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白書玲編輯艾黎第一本著作《有辦法》。另一本《人民有力量》，在她返回新西蘭後出版。她形容：「一九五二年建立的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，盡其所能，無畏奮鬥。召開集會發表演說，給總理與議員們寫信，聯繫媒體及代表團，組織影片放映，舉辦展覽等活動。」一九五八年，紐中友協成爲全國性組織，她是第一任秘書。

路易·艾黎說過：「如果何明清（Kathleen Hall）是個男子，她早就出名了。」何明清，新西蘭護士。一九二三年，她來到中國，在山西、河北貧困農村開辦診所。至今，河北曲陽縣宋家莊還流傳一首歌謠：「生病不用慌，去找何醫生；洋人好活計，手到病全除。」

一九三八年，日軍加緊侵華，河北農村生活更趨艱苦。何明清目睹日軍殘暴，對中國人民深感同情。這期間，她結識加拿大醫生白求恩（Dr. Norman Bethune）。

受白求恩大夫委託，何明清利用傳教士身份，往返北平與河北之間，冒險穿越日軍封鎖線，爲八路軍購買藥品、運送物資三十多次，輸送抗日志士與醫護人員四十多名。

一九三九年秋，日軍燒毀何明清診所，把她送上一艘開往新西蘭的渡輪。但她從香港下船，加入中國紅十字會，開始穿越中國內陸的危險旅程。旅途中，她患上嚴重腳氣病，才依依不捨地返回新西蘭。

生命最後十多年，何明清參與建立紐中友協數家分會。一九五八年，她當選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員。她一生清貧，卻始終不忘爲中國農村診所籌集善款，直至一九七〇年，走完人生之路。兩年後，新西蘭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。

「毛斗篷」故事

榮大偉特別提起一件事。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紐中友協奧克蘭分會長、首任全國總會長羅恩·梅森（Ron Mason），收到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（今全國友協）一份電報：邀請您及四位朋友訪問中國一個月，時間從七月至十月有效。

羅恩·梅森接受中方邀請，選派四名會員，包括拉梅（Ramai）與拉道爾·海沃德（Rudall Hayward）夫婦。拉道爾出生英國，是新西蘭先鋒電影人，其妻拉梅是一個生氣勃勃、獨立自強女性，十九歲，她擁有自己的攝影室，之後，她在拉道爾早期影片扮演主角。

這是新西蘭第一個攝影組訪華。他們來到神秘的中國，赴廣州、上海、北京、武漢拍攝，製作三部紀錄片，客觀呈現新中國面貌，打破冷戰背景下，西方對中國片面印象。

其中兩部紀錄片《走進紅色中國》、《中國的奇跡》，僅限新西蘭發行；《中國的孩子》，則由拉梅編劇及導演，在世界各地銷售。

攝製組成員應邀參加國慶慶典。紐中友協副會長湯姆·牛納姆（Tom Newnham）所著《新西蘭婦女在中國》（New Zealand Women In China）一書中，拉梅回憶說：「我們得知，晚上有機會

獻上代表毛利王（Korokī）善意的斗篷，所以我穿上毛利公主（Te Paea）贈送的傳統裙子。最後時刻，我們被告知將登上天安門城樓。」

離開酒店時，拉道爾抓起攝影機。拉梅對他說：「你不要帶它。」拉道爾還是堅持帶上。這對夫婦與羅恩·梅森抵達天安門，城樓台階上站滿士兵。拉梅下意識以爲，攝影機會被沒收。登上城樓後，只見坐滿「一排又一排重要人物」，拉道爾開始拍攝。

拉梅繼續回憶：「有人把羅恩與我，領到毛主席與周恩來總理站立地方，提示我們可以把斗篷獻上。毛身邊有一名翻譯，我光着腳與我的翻譯，站在他面前。」

「毛澤東向我表示歡迎。隨後，我把斗篷繫在他的肩膀上。我告訴他，這是新西蘭毛利王禮物，一件代表我們善意的禮物。我說：『我們是世界最小民族，把這個禮物送給世界最大民族。』」

「毛澤東笑了。他鼓勵我說：『最小民族與最大民族一樣偉大。』他把斗篷翻過來，問我羽毛如何織在一起。我母親與祖母都是優秀織工，所以我高興地回答他。」這一場景，成爲《走進紅色中國》一大亮點。

毛利人是新西蘭原住民，獨特毛利文化是新西蘭國家象徵之一。作爲毛利首領特有服飾，羽毛斗篷（Kahu huruhuru）



▲一九八七年，全國友協代表團訪問新西蘭。右起：呂宛如、全國友協副會長艾青、紐中友協全國總會長傑克·尤恩（Jack Ewen）、艾黎侄女多蕾西、艾黎小妹喬伊（Joy Alley）。左一爲吳蔚然



▲一九六〇年，重訪石家莊。右起：馬海德（George Hatem）、何明清、艾黎。左二爲漢斯·米勒（Hans Müller）



▲拉梅（攝錄機者）在中國拍攝紀錄片

代表尊貴與榮耀。

二〇〇四年，新西蘭駐華大使麥康年（John McKinnon）聽說這個故事，設法找到紀錄片。觀看之後，他託人四處打聽，花費一年功夫，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找到了。當時，一位新西蘭毛利首領恰好在中國訪問，麥康年請他前往北京鑒定，證實正是這件斗篷。

斗篷約一米見方，以黃色羽毛爲底，配以黑、灰色羽毛，羽毛來自雞、雉、野鴨、信天翁與紫水雞，用羊毛線編織成方形圖案，大約製作於一九五〇年。

二〇一三年，新西蘭國家博物館（Museum of New Zealand，毛利語Te Papa）暫借這件斗篷，當年六月至十月，在惠靈頓（Wellington）展覽。紐中友協榮譽主席鄧里（Simon Deng）提供活動資金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斗篷迎接儀式十分感人，紐中友協會員領唱中國民歌《茉莉花》。毛利事務部長說：「毛斗篷是一件重要珍品。我們盼望把它帶回家，讓新西蘭人見一見。」

羽毛在風中輕輕擺動，展現動人時刻。每一根羽毛、每一縷毛線，均象徵威望（mana）、謹慎（manaakitanga）與權力（kaitiakitanga）。斗篷似乎有生命，離開故國，又重返故國。時光短暫，卻帶回一條信息：它是紐中文化大使，承載和平與希望。

二〇一四年十月，在鄧里藝術文化基金贊助下，《走進紅色中國》由紐中友協全國副會長喬治·安德魯斯（George Andrews）剪輯製成光碟，再次走進新西蘭民眾視野。這部新版紀錄片，在中國也掀起一股熱潮。

發揚艾黎精神

榮大偉經常去甘肅山丹。他質樸地說：我可以在高級酒店品茶，也可以去窮苦農村工作，吃鄉下飯。山裏人，每天三頓只有玉米粥！我要幫助農村窮人，路易·艾黎就是這樣做的。

一九四〇年，路易·艾黎在陝西寶雞雙石鋪，創建培黎工藝學校。受日軍威脅時，艾黎與英國人何克（George Hogg）率領六十名學生，跋涉到戈壁沙漠。在山丹古鎮，路易租下舊廟作爲教室，任命何克爲校長。山丹培黎學校，爲中國培養一大批優秀工程技術人才。

艾黎逝世半年前，一九八七年四月，山丹培黎學校重建。自此，紐中友協每年資助新西蘭人來校支教。二〇一四年二月，納塔利·鮑伊（Natalie Bowie）被派往山丹。她在博客中記述：

二月十一日我昨天在奧克蘭，見到前兩任老師布倫丹（Brendan）與吉米（Jimmy），一起聊了兩個半小時。他們都說，在山丹教書，改變很多人想法。那我不明白了：既然這樣，他們現在應該捨着鑽進我的行李箱，與我一起去山丹啊！！

二月十七日令我想不到的是，我選擇去山丹教書，竟然得到這麼多人支持與鼓勵。我原以爲沒什麼人，會對這個決定感興趣。他們對我稱讚：「你真勇敢、無畏、令人欽佩」等話，讓我感

到很不好意思。

三月十八日 我慶幸不是金頭髮西方人。即使如此，我在山丹所到之處，得到「注目禮」也夠多，大概不少於五百次吧。

三月二十九日 我不贊同的是，學生每周至少五天，從早上六點四十分上課，直到晚上九點半。有些學生周六還要上課，周日傍晚還有作業。雖然有課外時間，但是課程安排這樣緊密，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很多學生不願意上英語課。我任課前幾個星期，他們對外國老師的新鮮感還在，還都規規矩矩地上課。但是不多久，就開始搞小動作。我班有四十四名男生，大部分主修機械專業。他們好動，喜歡打籃球、擺弄電機，喜歡在女孩子面前耍酷。讓他們坐在教室裏，老老實實上英語課，可真是一種挑戰。

更棘手的是，教學資源有限。只有一塊黑板與一根白粉筆，剩下的，就是我的大嗓門。真慶幸，我帶來三本英文雜誌。至今，我不敢把這些雜誌扔掉，因為我不知道下一個鼓勵學生學習的教材道具是什麼。

有一些好學的學生，很愛提問題，英文通常比較好。課堂上，也是他們搶答問題，並友好地用中文向其他同學解釋。上週是我任課第六周，我把過去五週所教單詞，重新復習一遍。當學生們告訴我「married」、「midnight」、「pumpkin」等單詞含義時，我略感欣慰：學生們總算有進步了！

納塔利是八十後青年。有時，她也自問：爲什麼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做志願者？山丹生活艱苦。有一些事情，使她煩惱、消極，甚至懊悔。但她也說：比起艾黎當年承受艱苦，我是無病呻吟。

二〇一五年三月，榮大偉到訪山丹，給納塔利的學生們上了一堂課，講述艾黎故事與培黎校史。學生們很高興，納塔利更高興：有機會用英語暢談，真是痛快！就在一年前，納塔利結識一位新西蘭青年，叫帕利·雷諾茲（Parley Reynolds）。他作爲二〇一四年度「紐中友協青年友誼大使」，來到山丹開展項目合作。

帕利認爲，中國碳排放量百分之五至十，是生產水泥造成。所以，項目試點要建立一個清潔、綠色替代方案，鼓勵農民學習種植、加工工業原麻纖維，製成一種價廉質輕、高強度建築材料，用以代替水泥。

看到新西蘭年輕人傳承路易·艾黎精神，讓榮大偉倍感欣喜。他說，艾黎在中國找到大愛。用孔子「仁義」思想，不難理解艾黎精神。二〇〇六年以來，紐中友協與工合、山丹合作社聯盟、山丹培黎學校合作，在中國西北參與一系列扶貧項目。至今，協會已建立山丹縣四十多家合作社，以及陝西省八家。山丹亦成爲合作社示範縣。

新西蘭與中國，地球南端與北端，相距如此遙遠，卻沒有阻隔人民之間交往。路易·艾黎，這位「新西蘭之子」對中國的感情與貢獻，必將激勵一代又一代新西蘭人，構築聯結兩國人民友誼的彩虹。